

彩霞就是大衛生命中的那個女人，他們的愛情就像童話一樣美麗。每次到康寧莊園，我都能聽到大衛對彩霞的由衷的讚美。他們兩在一起，總是充滿了笑聲歡語。無論彩霞準備了什麼食物，大衛總是會大聲地說“太好吃了！”，我從來沒有見他抱怨過。大衛告訴我他和彩霞一見鍾情，第一次見面，他就被彩霞的美麗所吸引，從此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彩霞。剛認識彩霞時，走在台灣的大街上，彩霞的美麗常常會吸引一些男人們的注視。他們告訴過我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天在台北，大衛和彩霞坐着三輪黃包車去訪友，一輛軍隊的吉普車從他們旁邊經過，吉普車上坐



憶大衛

一個月的醫院後回到匹茲堡。當大衛夫婦聽到我生病和回到匹茲堡的消息後，立即將我接到康寧莊園，要我在他們那里養病。每天，彩霞都從她的那小片菜地里，採摘來最新鮮的蔬菜，變着花樣為我烹制各種可口的飯菜，大衛則陪着我聊天，散步。在整整三個禮拜，我盡情地享受着大衛夫婦對我無微不至地照顧，呼吸着康寧莊園那充滿森林氣息的甜美空氣，我的病得到了快速的恢復。離開康寧莊園的前一天，我依依不捨的獨自一人在莊園的田野里漫步，一股留戀惜別之情涌上心頭，我情不自禁地仰面躺在綠茵茵的田野上，仰望着頭頂湛藍的天空和漂浮的白雲，猛然意識到，康寧莊園已經永遠深深地留在了我心靈的深處。多年過去了，當年大衛和彩霞關照我的許多細節仍然歷歷在目。然而斯人已去，大衛已經離開我們。我再也無法向我尊敬和熱愛的朋友和兄長道一聲問候，我內心的惆悵是可想而知的。

去年春天，在大衛去世一年後，我終於有機會和彩霞一起去拜謁大衛的墓地。大衛的墓地，坐落在埃文斯小城西南的一塊高地上。這裡是埃文斯小城的社區墓地，大衛許多長輩和孩提時代的朋友就埋葬在那里。大衛的墓穴，坐落在這塊墓地的西北角，緊鄰着一片樹林。彩霞為大衛建的微微發紅的大理石墓碑，靜靜的豎立在大衛的墓前，墓碑的前面用中文鐫刻着大衛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和“愛在人間，愛在天堂”八個大字。墓碑的後面則鐫刻着彩霞歌頌家鄉的兩首美麗的詩歌。一首描繪彩霞在台灣的家，它朝向大海；一首描述他們的康寧莊園，它靜臥在峽谷之中。彩霞精心選取了自己這兩首詩歌作為大衛也是她將來的墓誌銘，因為這兩處地方，是他們生命和愛情綻放的地方，也是他們心靈永久的安息之地。

我按照中國的習慣，跪在大衛的墓前，磕了三個頭。我沒有流淚，因為我知道朋友來訪總是大衛最歡樂的時刻。我也知道，大衛是一個永遠快樂的人，天堂的他一定也是快樂的。我長時間地默默地注視着大衛的墓碑，回憶着和大衛交往的那一幕幕溫馨時光，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喚着他的名字。我知道大衛是有靈的，他此刻一定也知道我來看他了。我告訴大衛，雖然他走了，但他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我，他一直都活在我的心里。我和彩霞將帶來的鮮花輕輕地安放在大衛的墓碑前，拔去墓碑周圍已經長出的幾棵青草，擦拭乾淨落在墓碑上的塵土，久久地站立在大衛的墓碑前。起風了，天上開始飄落起零星的雨點。我彎下身，再一次輕輕地撫摸着大衛的墓碑，向他告別。走出很遠了，我還依依不捨地回過頭去，心里默默地對大衛說“大衛，我還會來看您的！”

徐效民 2013 年 4 月于匹茲堡



着四五个年青的士兵，他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到黃包車上的彩霞身上，以致走了神，將吉普車開到了旁邊的水溝里。看到這一情景，大衛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了起來，吉普車上的年青士兵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大衛讓黃包車停下來，友好地笑着對年青的士兵們說“我們停下來讓你們看”，一邊和那些士兵一起將吉普車推出了水溝。大衛告訴我，他既為彩霞的美麗吸引了那么多的目光而自豪，可也受不了了一些男人將貪婪的目光長時間地停留在彩霞身上。一次他和彩霞在大街上漫步，一個年青人看到彩霞，便再也走不動了，站在那里，呆呆的盯着彩霞看。一旁的大衛，怒不可遏。那個時候，大衛年輕氣盛，要不是彩霞攔阻，他真要上去“教訓”那個年輕人一番。

不久大衛和彩霞結婚了。那時彩霞才二十三歲。婚後不久，大衛就帶着彩霞到了美國，回到了他的康寧莊園。那時彩霞還不會英文，年輕靚。離開台灣時，有親戚朋友告訴她，美國和台灣的文化差別很大，美國的公公婆婆很難伺候，彩霞到了美國一定會受到公婆的虐待。彩霞就是帶着這樣的忐忑來到美國。他們先乘船從高雄到美國西海岸城市西雅圖，然後在從西雅圖坐幾天幾夜的長途汽車到匹茲堡。一路上，大衛對彩霞呵護有加，不斷地安慰她，但這也沒能完全打消彩霞內心的不安和恐懼。當他們抵達匹茲堡長途汽車站，看到來迎接她的公公婆婆時，彩霞心中的忐忑和不安達到頂點，膽怯地站在那里一個勁地抽泣流淚。看到自己嬌小的中國媳婦這樣膽怯懼怕，熱情善良的婆婆將彩霞攬入懷中，一邊擁抱着她，一邊不停地說着安慰的話，但彩霞不懂英文，一句也沒有聽懂，仍然不停地抽泣流淚。彩霞告訴我，多年後，直到婆婆彌留之際，彩霞坐在婆婆的病榻旁，握着婆婆的手，問婆婆當年在車站擁抱她時說了什麼。婆婆告訴她，那天當看到她那樣膽怯流淚時，她心痛極了，忍不住擁抱住自己未來的兒媳說，“可憐的孩子，不要害怕，這裡就是你未來的家。我們沒有女兒，你就是我們的女兒，我們會像對待親生女兒一樣對待你”。當時彩霞沒有聽懂，但站在一旁的大衛，卻看在眼里，聽在耳中。看到父母這樣喜歡自己為他們娶來的中國媳婦，大衛更

是喜上心頭。大衛曾對我說，也正是在那一刻，他更深切地體會到，彩霞為了他們的婚姻，為了他，遠離故鄉，遠離親人，來到美國，來到對她來說那麼遙遠那麼陌生的康寧莊園，彩霞心中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壓力和不安啊！也正是從那一刻起，大衛更是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的呵護他美麗善良的中國妻子，終生疼愛她，保護她，不讓她受到任何傷害，讓她在異國他鄉，永遠沐浴在愛的陽光下，永遠生活在歡樂和幸福中。大衛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我親眼見證了大衛和彩霞最後二十多年童話般的愛情和生活，既簡單又歡樂，既平靜又多彩，相親相愛，琴瑟和鳴。他們那永恆不變的摯熱愛情，就像康寧莊園里那盛開的百花一樣，永遠鮮艷，永遠溫馨。而康寧莊園也因為他們終生不渝的美麗愛情而變得更加嫵媚，更加生動。

大衛對他的家人懷着深深的愛。我沒有見過大衛的父母，他們在我認識大衛前就已經謝世。但我從與大衛的交往中，仍能感受到大衛對父母那深沉的愛。大衛的家許多地方至今還

保留着當年父母在世時的樣子，很多擺設甚至幾十年都沒有變。對於父母存留下來的每一個物件，每一頁紙片，大衛都捨不得丟棄，仔細地保留着。大衛父母是德國移民的後裔，他們繼承了德國人的傳統，一生都過着勤勞節儉的生活。尤其是他們經歷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的大蕭條，因此，他們養成了根深蒂固的節儉的生活習慣。他們捨不得丟棄任何一件可能有用的東西。也正是如此，他們身後留下了數量驚人的物品。康寧莊園是一棟四五百平方米的巨大老宅，到現在，大衛父母留下來的物品還將大宅的地下室和三層的閣樓堆得滿滿的。大衛終其一生，都不讓丟棄這些父母的遺物，因為它們寄託着大衛對父母永遠的記念和緬懷。大衛去世後，彩霞開始對康寧莊園這座百年老宅進行修繕。今年春天，當她修好了第一個房間，也是莊園未來的餐廳後，彩霞立即買了一個大展示櫃放在新餐廳，將婆婆生前喜歡的玻璃器皿和飾品整理後擺在櫃子里。我想，彩霞是在用這種方式告慰大衛。

大衛和他的胞弟 Jonathan 的情意是十分感人的。我曾見過 Jonathan 兩次。他住在紐約上州，經營着一個比康寧莊園還要大的農場。兄弟倆相距七百多公里，見面不容易，但他們常通信息，互相幫助。到了晚年，大衛因年青時打橄欖球而受傷的腿病時常發作，行動更加不便，上二樓的衛生間也變的困難起來。Jonathan 知道後，專程從紐約趕來，為



哥哥在一樓修了一個衛生間。在大衛去世前幾年，Jonathan 突患嚴重的心臟病，不得不兩次接受心臟手術。那時大衛已經年近八十，而且也做過癌症手術，健康已大不如從前。聞知弟弟患病，他不顧自己高齡和病弱的身體，開車幾百公里去紐約看望和照顧病中的弟弟。Jonathan 第二次手術後，再也不能自立行走，從此不得不以輪椅代步。為了讓弟弟能乘輪椅在家里一樓和二樓間上下，便于身體的恢復，大衛專門開車到弟弟家，為 Jonathan 在樓梯上安裝了輪椅的升降裝置。從此 Jonathan 可以再次在一樓二樓間上下活動，舒緩了因病痛和行動不便而變得鬱結的心情。彩霞告訴我，自從 Jonathan 生病後，大衛每天晚上都要和弟弟通電話，兄弟倆一說就是一兩個小時。兄弟間這樣的晚間電話，一直持續到 Jonathan 去世。在 Jonathan 去世後很長時間，大衛仍然不能從失去胞弟的悲痛中走出來。一次大衛和我談起 Jonathan，仍然難以抑制內心的悲痛而淚流滿面。

大衛也是一個十分重友誼的人，朋友一直在他的生命中佔據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親人，讓大衛最牽挂和懷念的就是朋友。由於他在台灣多年執教和生活的經歷，尤其是他娶了彩霞這個中國夫人後，大衛更是對中國情有獨鍾。他熱愛中國，關心中國，在匹茲堡，他關心和幫助了無數的中國留學生。他也數十次地訪問中國大陸和台灣，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直到今天，康寧莊園里還擺滿了大衛夫婦珍藏的無數來自中國朋友的

禮物和他們與中國朋友的合影。和大衛夫婦在一起，談的最多的話題也是朋友。一直到晚年，雖然疾病纏身，他仍念念不忘那些遠在中國的朋友們，總盼望着有一天能重訪中國，和那些好朋友們再次歡聚。

能結交大衛夫婦並成為他們的知心朋友，這是我一生的幸運。二十多年來，我們在一起度過了無數個美好的時光。只要我一回到匹茲堡，大衛夫婦就一定會邀請我到他家作客。而我，只要一來到美國，首先想到的，也是去看望大衛和彩霞。大衛視我為兄弟，我敬大衛為兄長，我們在一起總是無拘無束，隨心所欲，暢所欲言，談笑風生。大衛和彩霞對我的情意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使我那因多年漂泊海外而產生的內心寂寞得到極大的排遣和慰藉。

尤其讓我永遠難以忘懷的是大衛夫婦在我患病時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2001 年夏，我去德國出差，突患重病。在法蘭克福住了近

